



安徽小伙
见义勇为

“不做冷漠路人”的周传金感动中国， 从小人物到大英雄，



第1天

让人发愁的医药费

9月1日记者在海军411医院病房见到周传金时，他的床被同事们半包围了。

同事们和他相熟，个个都很随意。有人歇着身子坐在床头，有人半倚在床边，有人侧身靠着柜子。还有人没了空间，只能漫无目的地乱晃。几个人围着小周叽叽喳喳，又像是询问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接下来几天的医药费怎么办？”“等你爸妈知道了怎么办？”“你这两个月的工资是没着落了，小弟，你这活都白干了……”

周传金给记者的第一印象，是个眉宇清秀的小伙子，和人说话会自然微笑，眼神干净清朗。他穿着病号服蜷缩在床头，左手静放在枕边，手上的伤看上去挺严重，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稍一动弹，就丝丝抽着冷气。

这茬罪受得着实不轻，如果这会儿不是受了伤，他已经下班，窝在租来的小窝里安心地看电视了。

同一病房的病友们听说他因见义勇为才受伤，惊讶不已。有人说，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，真让人不敢相信。隔壁病房的大叔坦白地说，这样的人现今太少了，绝对要好好表扬。要是这事儿搁到了他头上，那肯定毫不犹豫地一跑！

小周不理睬大伙儿议论声，闷头玩手机。听到周围人声渐响，他抬头看看同事，三人也带着焦虑的表情看着他：“你倒是说句话呀。”他笑嘻嘻地摇摇头，不知道。“随后又埋头玩起了游戏。

同事们哭笑不得：这孩子，简直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知道人间冷暖。

记者待了一会，警察突然推门而入，热火朝天的议论戛然而止。警察告诉他，案件已破，犯罪嫌疑人恒丰路桥附近被逮捕。小周欢天喜地。警察对他说，有什么困难告诉我，我们帮你想想办法。小周摇了摇头，说一切都挺好的。同事见他不开窍，迫不及待地替他倒起了苦水。

“警察同志，不瞒您说，他刚来上海打工不久，工资低房租贵根本没啥积蓄。医药费怎么办？以后工作怎么办？会不会有后遗症？”他农村家庭孩子打个工赚个钱还做好事，不容易。”他是个孩子，他想不远，但我们得替他想远一些。”上海不是有见义勇为奖励吗，怎么申请，能不能审批下来啊？”……

小周打断了同事们的对话。他告诉警察，手机失窃的女孩为他垫付了1万元医药费，他想联系上那个女孩，当面感谢她。他现在没有钱，以后有了，一定得还人家。他说，这个小姑娘一下子付了一万元，一个手机都没有这么贵。

大家顿时都沉默了。



第2天

一个见义勇为 一个知恩图报

隔壁房间有个阿姨，每天来医院照顾亲戚时，都要来看看小周。

8月28日这天，她正陪亲戚动手术。周传金的手术就安排在她的亲戚之后。她看到小周被送进医院，血流如注，不省人事。有个女孩在一旁，泪流满面。

阿姨问了才知道，小伙子是因为反抗受伤，顿时肃然起敬。后来，医生通知他们立刻准备手术，得知手术需要预付定金，一旁的女孩二话不说，当即为他垫付了1万元医药费。阿姨看得目瞪口呆。当时感叹，现在这世道，为别人抓小偷的也少，为别人掏钱的就更少了，更别说是为陌生人。阿姨喃喃道：“这两个孩子真不错，真不错。”

这个女孩名叫徐佳，南京人，学艺术。手机被偷时，她在上海看画展。当天，小周从一个记者手里得到了徐佳的手机号，却没有拨，他左思右想之后，决定到晚上再打。他说，徐佳是个学生，早上忙报到或者忙上课，不要打扰她。

为了能找到这个名叫徐佳的女孩，记者试着发了一条短信，向徐佳表达了想与她沟通的意向。当然咯，为了不让她误以为本报正替当事人讨债，记者加进了不少客套话和溢美之词，赞扬了她知恩图报的表现。记者特地告诉她，周传金很感激她垫付医药费，并希望向她表示感谢。然而，短信石沉大海。

当晚8点，记者终于与徐佳取得联系，此时版面已经定稿。电话那头的徐佳，平静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，说起自己垫付1万元医药费，她用果断而确凿的语气说，这事因她而起，出钱理所应当。

作为新闻人，平素常接触了一些纠纷事件，只听得不少“抢钱”事，倒还真没见过“还钱”事。当天的版面重新推翻重来，换上了两个年轻人之间善意的“纠纷”。



第3天

尚未完成的心愿

一个关于见义勇为和知恩图报的故事，在微博上传开了。

海军411医院看到了青年报的报道，联系了本报编辑部，院方决定免去周传金的全额医药费。记者把这一消息告诉小周，小周很开心，为他担心的同事们也长舒了一口气。

411医院政委把徐佳垫付的1万元医药费交还到周传金手中。小周当即表示，他想把钱还给徐佳，报社同事们得知小周的心愿之后，连忙为他想办法。本报副总编辑尹学顺亲自和411医院政委吴宗昆沟通。吴宗昆政委当即表示，愿意安排医护人员，陪小周一同赶赴南京还钱。

不过，当本报要闻部主任高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佳时，她却谢绝了小周的好意。她在电话里说，这笔钱不需要归还，只要小周好好养伤就行。作为她个人而言，只是做了分内之事，不值得过分宣扬。电话听筒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，本报副总编辑尹学顺对她说，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只想替小周完成一个心愿。可惜，徐佳最终还是选择了婉拒。

为了满足小周的心愿，本报编辑部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让徐佳把银行卡账号发给小周，让小周还钱了却心事。等过段时间，小周康复了，再去南京同徐佳会面。徐佳答应了。当1万块钱送到小周手上时，他慎重而认真地拜托我们，用最快的速度把钱打到徐佳的账号里。

本报三位记者跟着护士长，一行4人在医院附近找到了一家农业银行，立即把这沉甸甸的1万块钱打进了徐佳账户中，当记者把单据交到小周手中，小周憨憨地笑着说，这下心事总算了了。

不过，他的心愿还未完成，至今他也没见到徐佳。为了生活安静一些，徐佳更换了电话号码，不过她的手机仍然对小周开绿灯，有求必应。

诸事顺利。当天晚上，记者接到了小周电话。他告诉我，医院说他是英雄，想给他换一人一间的特护病房。”他说，不想换病房，8人病房多好。晚上还能说说话，吹吹牛，到了一个人的病房，只能对着墙壁发呆。

最后，记者联系了医院的吴政委，拜托“他把小周留在8人间里。”

他的病房里嘈嘈切切，隔壁病床的大叔擅长插科打诨，小周经常和他开玩笑，两人一唱一和，唱相声一般。“你饭没吃了，来我家吧。”哟，叔，万一你老婆一生气，带啥人回来呀，我不烧了……”随即一件衬衣往床上猛地一甩。周围人哈哈大笑。

